

第一章 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

一、终身教育的概念

“终身教育”这一术语自 1965 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召开的成人教育促进国际会议期间，由保罗·朗格朗正式提出以来，短短数年间，即已在世界各国广泛传播，直到现在，人们仍在为实现终身教育所提出的各项基本原则和目标，而在作着坚持不懈的努力。但是颇使各国专家学者们感到困惑与棘手的是，一方面是终身教育的理念的迅速传播，使它确实已达到了所谓家喻户晓的程度，但是另一方面的问题却是，实际上人们大多并不能真正地理解或正确地使用这一术语，甚至一些专门从事终身教育的工作者，也未必都能十分明确地把握其实质的涵义。

（一）有关终身教育概念的几种解释

近 30 年来有关终身教育概念的讨论可谓众说纷纭，迄今为止尚无统一的权威性定论。综观这一事实，它不仅从某一侧面反映出了这一崭新的教育理念在全世界所受到关注和重视的程度，同时也证实了该理念在形成科学的概念方面所必需的全面解释与

严密论证尚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距离。尽管如此，近年来还是有众多的专家与学者在这一领域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探索。以下，笔者将就目前较受关注的几种终身教育概念作些介绍和分析。

较具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终身教育所意味的，并不是指一个具体的实体，而是泛指某种思想或原则，或者说是指某种一系列的关心及研究方法。”概括而言，也即指“人的一生的教育与个人及社会生活全体的教育的统合”。提出这一论点的即现代终身教育的首创者、著名的法国成人教育家：保罗·朗格朗^①。

另一种较具权威性的观点的提出者，是1972年起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教育部部长（保罗·朗格朗的继任）、以把终身教育从理念提倡阶段推向实践展开阶段而闻名的E.捷尔比。捷尔比认为：“终身教育应该是学校教育和学校毕业以后的教育及训练的统一；它不仅是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之间关系的发展，而且也是个人（包括儿童、青年、成人）通过社区生活实现其最大限度文化及教育方面的目的，从而构成的以教育政策为中心的要素。”^②

从以上现代终身教育论的提倡者、研究者及实践者的观点来看，虽然其中心思想大体一致，但在具体的表达方面，却又明显地各具不同的侧重。这诚如日本原东京大学教授、社会教育学家宫坂广作在评论捷尔比的观点时所指出的，终身教育是并不存在相同价值基准及主张的概念，因此，产生多种多样的解释和看法也就是必然的了。有关终身教育的论争，如果何时被打上了休止

引自 保罗·朗格朗：《关于终身教育》。此处引文出自 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届成人教育促进国际会议上的提案。

② E.捷尔比著，前平泰志译：《生涯教育——压制和解放的辩证法》，东京创元社1983年版，第198页。

符，那么关于这一概念的创造性及有效性无疑也将同时失去。^① 宫坂氏的这一见解究竟正确与否，这里暂且不作评论，但他的观点却从又一侧面，再次说明了终身教育这一现代教育的新理念，其内涵的深邃性及涉及范围的广泛性。由于现代终身教育论所提示的原则及期待解决的课题极其多样，而且这些课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又非常复杂，这必然造成了形成终身教育统一定义的困难。但是笔者认为，有一点却是必须明确和一致的，即现代终身教育的基本目标是要改革长久以来存在于教育领域中“闭锁与僵硬的”“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封闭型教育制度”并通过学习化的社会来建立起一个富有弹性及有活力的“开放型教育制度”。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又有两个方面的原则是必须首先确立的，即：(1) 实现教育的民主化（教育对所有的人平等）；(2) 奉行教育的自由化（使所有人都具有自发学习的意识）。无疑，要确立上述两个原则并非一件易事。这里不仅需要促使现有教育制度的进一步开放和多样化，而且还有必要在教育内容和方法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革新。因此，现在还有为数众多的学者认为，建立终身教育的概念必须从制度、方法和内容三方面着手，这才有可能保证它的完整性。在这一方面，日本终身教育学家森隆夫教授的观点又最具有代表性。

森隆夫教授认为，终身教育概念的建立应从制度、内容、方法三个方面来考虑，而这三方面具体而言又大致表现为：

1. 教育权的终身保障——教育并不随学校学习的结束而终结，有限的人生与无限的教育挑战机会应连结起来，并给予制度上的保障。

2. 对现代学问的追求——终身教育提倡的学习内容应不以

宫坂广作：《终身学习的理论》，明石书店 1990 年版，第 65 页。

个人的职业或专业为限，广泛的教养教育、德育、体育以及一切现代学问都应该包括在“必须学习”之列。

3. 不成为“未来的文盲”——现在世界上仍有近8亿的文盲，但是未来关于文盲的概念将不再局限于不识字，而是在于你是否掌握自我学习的方法。因为现代社会每时每刻都有大量信息产生，如果面对新的事态不能正确判断，不能迅速思考，那就无异于“文盲”。因此，终身教育的方法论，从某种程度上说，又可以理解为学习“学习方法”的方法论，而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教会每个人不成为“未来文盲”^①。

简言之，就迄今为止的研究状况而论，以上关于教育权的终身保障（制度建设），专门知识和教养知识的结合（内容改革），为避免成为未来文盲而必须增强的自觉学习意识（方法创新）等，这三方面研究的拓展，也就构成了现代终身教育论基本概念研究的范围和基础。

概括地说，终身教育可被理解为“人从出生起直至老年为止的一生中接受教育的全过程”。它又包括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就其横向方面而言，主要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等三个领域的教育；而其纵向方面则指贯穿于人的一生的婴幼儿期、青少年期、成人期及老年期等四个层面的教育。

（二）终身教育的本质特征 整合性

终身教育的概念一经确立，便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那么与传统教育相比，它有何新颖独到之处呢？那就是它的整合性。由于它把已有的但互不联系的各个部分融合成了一个新的有机的整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所以整合性可以看作是终身教育的本质特征。

首先，终身教育是教育在时间上的整合，终身教育应被看作

持田荣一、森隆夫、诸冈和房：《生涯教育事典》，行政出版社1976年版。

是贯穿人的整个一生的过程。人一生的教育是相互联系、相互起作用的，亦即在某年龄段的教育是由先前的教育所决定或影响的，又将对未来的教育起决定或影响作用。有人称之为“纵向一体化”原理。

教育的纵向整合是以认知的纵向整合为心理学依据的，特别是传统学龄以外的教育即学前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心理研究成果为这一理论提供了证据。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幼儿时期不仅已经获得了基本生存能力和感官技能，而且学到了对今后生活至关重要的认知技能。有实践证明，开发4岁前儿童的智力能使其智力提高50%，而待到7岁才开发，只能提高其智力的20%。

成人的心理学研究也表明，人在成年前期、中年期乃至老年期，智力功能都非常活跃，有人将人的智力分为“流体”智力与“晶体”智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晶体智力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流体智力所占比例越来越小。因此，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智力模式，随着年龄的增长，改变的是人的智力模式，并不证明人的综合智力衰退。只要采用适合各个年龄阶段智力的教育模式，任何人都是可以接受教育的。

其次，终身教育是教育在空间上的整合，教育与生活整合。教育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整合。有人谓之“横向一体化”原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整合不仅以认知的连锁反应为心理依据，更以认知与态度、动机和情感等非认知因素的整合为心理学特征。因此，家庭教育被认为是人的一生长中所接受的最具影响力的教育。施以良好的家庭教育，能为将来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打下良好基础。

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人的心理发展，人的个性主要是社会化过程的产物。社会帮助其成员适应社会化过程中的各种机构，对其终身教育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智力”实际上是

为了适应某个社会而学会的一整套技能。一个学习化社会被认为是终身教育得以实现的基石。

再次，终身教育是多元的立体整合，不仅是教育内部一切因素的整合，而且是教育与其外部诸因素的整合，这是更重要的整合。正如埃德加·富尔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被喻为百年教育经典的报告——《学会生存》对终身教育作的权威性的界定：“终身教育这个概念包括教育的一切方面，包括其中的每一件事情。整体大于其部分的总和。世界上没有一个非终身的而又分割开来的‘永恒’的教育部分。”终身教育的集大成者保罗·朗格朗则认为，把教育看作是一个整体，这是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的一个逻辑上的进展，“当我们说到终身教育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始终考虑的就是教育过程的统一性和整体性”。终身教育包括了教育所有方面、各项内容，从一个人出生的那一刻起一直到生命终结时为止的不间断的发展，包括了教育各发展阶段各个关头之间的有机联系。

二、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

（一）终身学习观的提出

1972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出版了一本名为《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的书，该书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提出了终身学习观，并明确阐述了终身学习对于现代和未来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该书指出：“惟有全面的终身教育才能够培养完善的人，而这种需要正随着使个人分裂的日益严重的紧张状态而逐渐增加。我们再也不能刻苦地一劳永逸地获取知识了，而需要终身学习如何去建立一个不断演进的知识

体系——‘学会生存’。”把终身学习提到了学会生存的位置，但并没有引起世界的广泛注意。

把终身学习当作一种 21 世纪的新学习观的国际社会口号响亮提出来，并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是 1989 年 1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我国北京召开的“面向 21 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会议的主题之一是要“发展一种 21 世纪的新学习观”，因为“由于教育技术的进步，即使一个文盲，现在也可能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

专门讨论终身学习，并把终身学习的思维推向现代化教育思想的，是 1994 年 11 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首届世界终身学习会议”。欧洲终身学习促进会为会议准备的报告指出：“终身学习是 21 世纪的生存概念。”特别强调，21 世纪中如果没有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就难以生存。会议认为现有的“教育组织”已不能满足发展终身学习的需要，因此应该创建新型的“学习组织”。会议还提出了为 21 世纪的终身学习的运行制定议程，并筹建了世界终身学习的促进会。

1996 年 4 月 11 日，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成立于 1993 年）举行了最后一次工作会议。该委员会把历时三年研究讨论和修改完成的报告《学习：（人类的）内在宝库》，正式提交教科文组织，并向全世界发布，该报告阐明了把人作为发展中心的思想，强调培养人继续学习、终身学习对社会的和谐发展、个人能力充分发挥的重要意义。

（二）终身学习的特征

最具权威并得到广泛认同的终身学习定义，是由欧洲终身学习促进会提出，并经罗马“首届世界终身学习会议”采纳的定义：“终身学习是通过一个不断的支持过程来发挥人类的潜能，它激励并使人们有权利去获得他们终身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价

值、技能与理解，并在任何情况和环境中有信心、有创造性和愉快地应用它们”。这个定义强调终身学习应发挥人的潜能，而又必须“通过一个不断的支持过程”——这个“不断的支持过程”就是终身教育。这个定义还强调“创造性”地“应用”，因此，终身学习应该是一种社会行为，与其说它是种教育概念，不如说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从上述对终身学习概念的分析不难看出，终身学习具有下列特征：

1. 终身性

终身性是终身学习的纵（时间）的规定，也是它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从语义学的角度看，“终身”是“学习”这个中心词的限定摹状词。众所周知，限定摹状词有描述的功能，通过对对象特征、属性的描述而获得特定的指称；限定摹状词一旦有所改变，中心词所指称的事物的特征、性质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简言之，只有“终身性”的学习才能称为“终身学习”，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2. 全民性

全民性是终身学习的面（空间）的规定。终身学习不是对个别人或少数人的要求。个别人或少数人的终身学习，早在古代社会就已程度不同地出现过。在现代社会特别是未来社会，终身学习是对普通大众的要求，而且将逐步成为普通大众自觉要求和自觉履行的责任，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行为习惯。

3. 个别性

终身学习是“各自为学”，即主要以个人为单位进行。个别性是终身学习的点（具体个体）的规定。每一个学习者都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人，有他自己的不与任何别人相混淆的出身和经历：

有他自己的个性，这种个性随着年龄增长而越来越被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因素强化。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扮演着各不相同的多重角色，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既是晚辈又是长辈。在各色人中，又有幸运者与不幸者、强势者与弱势者之分。所有这些差别，都会使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产生不同的学习需要。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特点恰恰在于能够满足千差万别的多样性、分散性、个别性的学习需要。

4. 自主性

这是终身学习更为本质的特征。学习者是终身学习的主体，是开发自身潜能的能动者和创造者，是基于社会和个体相统一的自身价值的设计者和追求者。学习目的、动机、目标的设定，学习内容选择，学习方法、形式的运用，时间步骤的安排，都是由学习主体决定的，而不是由教育机构自上而下布置或安排的，也不是教育者外在强加的。学习主体这种由生产型需求向消费型需求的转变，正是终身学习体系中的学习者与传统学校教育体系中学习者身份、角色、地位、作用的显著区别。

（三 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概念

1. 两者的联系

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有共性的地方。首先，两者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它们的最终目标都是使人们不断地学习和自我完善，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其次，在学习对象与方式上两者都具有开放性。强调教育与学习者对所有社会成员，以便形成教育化社会、社会教育化，或形成学习化社会、社会学习化的教育理想。第三，在过程上具有持续性。打破了一次性教育与学习而终身受用的传统观念，注重将人生作为接受教育和学习的全过程，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

2. 两者的区别

第一，定义上的差别。终身教育是指从出生到死亡的、不间断的、连续的教育体系，它强调人一生及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在任何时间、任何场所接受所需要的各种形式的教育，以适应社会发展并实现自我完善。而终身学习“是通过一个不断支持过程来发挥人类的潜能，激励并使人们有权利去获得他们终身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价值、技能与理解，并在任何情况和环境中有信心、有创造性和愉快地运用它们”。^①第二，对概念理解上的区别。终身教育更强调国家对个人的强制力量与教化作用，是个体处于被动地位的一种社会行为；而终身学习是学习者的主动参与的过程，具有主体地位，学习是学习者的一种生活方式。第三，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在目标上的区别。终身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现实的完善的人，实现教育的民主化，最终建立学习化社会，而终身学习的目标在于帮助个人发展，养成民主素养，发展社区生活，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生活，促进社区经济增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使社会成员成为终身学习者。

因此我们可以说，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终身教育为终身学习提供支持系统；终身学习的形成维持终身教育体系的运作。对于社会各个成员而言，要大力倡导终身学习；对于政府而言，应积极推进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为社会成员的终身学习提供机会、保证的支持系统，促进学习化社会的形成，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

三、终身教育的必要性

教育是传递社会生活经验并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人类社会

^① 1994年罗马“世界首届终身学习会议”上认同的经典定义。

会要延续和发展，就必须把前人世代积累下来的宝贵的社会经验一代代地传下去。因此，教育本来就是生存的概念。教育活动一出现，便成为人类社会生存斗争的基本手段，随着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知识已不断更新，人们在学校接受一次性教育所学到的有限的知识已不足以享用终身，要想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只有不断地学习新知识，充实、提高和完善自己，才能适应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于是，终身教育思想便应运而生。

（一 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 要求人们必须接受终身教育

传统观念认为，人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学习阶段，工作阶段和养老阶段，就业前的学历教育为一生的工作作好知识准备，就业后主要是在实践中成长。人类社会已发展到了 21 世纪，进入一个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新成果、新技术、新理论层出不穷。据英国科学家詹姆斯·马丁估计：人类知识在 19 世纪是 50 年增加一倍；20 世纪 70 年代，每 5 年增加一倍；近 30 年来，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所获得的总量已等于过去 2000 年的总和；未来 30 年，人类科技知识总量将增加 100 倍。同时，科学技术由发明到应用周期越来越短，19 世纪 60 年代发明的无线电直到 20 世纪初才付诸使用，而 20 世纪 40 年代发明的晶体管，从发明到应用只用了 3 年。知识爆炸或信息爆炸的事实告诉人们：一个人根本无法在任何专业学校学习期间充分掌握他今后大半辈子工作所需的知识。有人估计，一个人学龄期从小学到大学获得的知识只是人生所获得知识总量的 5% 到 10%，其余的 90% 到 95% 的知识都要在工作中不断地学习才能取得。因此，面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只有接受终身教育，不断地进行知识更新，及时调整知识结构，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才能立足于知识经济时代而不至于被淘汰。

（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促使人们接受终身教育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等方面的变化。经济的高速增长来自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汽车、通讯、钢铁、石化、家电六大资本密集型产业，替代了传统产业的支柱地位；电子信息、生物技术与医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的崛起，更把经济技术等级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同时，第三产业长足发展，以金融、贸易、科技、教育为主体的知识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迅速上升。据统计，到 20 世纪末，制造业的产值逐渐下降，信息产业的产值可能上升到首位，电子工业每年以 10%—20% 的速度递增。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就将引发就业结构的变化，许多传统职业渐渐消失，新的职业不断涌现。在工业发达国家，1950—1965 年，由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8 000 多个原有的技术工种消失了，同时出现了 6 000 多个新的技术工种。美国的人才平均每一年流动 12 次，经济合作与发展中国家平均 5 年改换一次工作。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人力资源配置不断发生变化，人们的职业和岗位都是一次新的挑战，都有新的要求和学习任务。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必须接受终身教育，不断地吸收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提高自身素质，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和应变力，学习、学习、再学习，培训、培训、再培训，变一技之长为多技之长，只有这样，才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站稳脚跟，求得生存和发展。

（三）激烈的国际竞争增强了发展终身教育的紧迫性

21 世纪的经济是知识经济，教育是知识经济的重要基础，人力资本素质的不断提高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可以说，新世纪的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是终身教育体制下的

教育竞争，这是我们面临着的严峻挑战。

面对新世纪激烈的国际竞争形势，很多国家致力于教育改革和创新，终身教育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思潮正日益变成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行动和措施。例如，美国政府高度重视终身教育，把它看作是“知识经济成功之本”。为此，美国政府各部门纷纷制定了庞大的培训计划，提供大量的培训经费，以开发公民的技能，特别是为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提供良好的培训机会。面对新经济时代的挑战，欧盟也提出了对公民进行“终身教育”、对员工进行终身培训的目标。对很多欧洲国家来说，深厚的教育基础以及稳固的成人继续教育制度，对提高公民的素质与能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新加坡也提出要在全国建立“终身学习”体系，并着手研究让国民在不同人生阶段都能够提升自己的全国性教育体制。

（四）终身教育对我国现行教育体制和用人机制提出了挑战

应该肯定，我国近年来的教育改革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函授、夜大、自考、职业培训、在职研究生、高职班等一些继续教育形式的广泛开展，对逐步实现终身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来自于观念、利益和体制等方面的阻力也是很大的。素质教育虽然已经启动，但应试教育、以考定终身、以分数论成绩的状况仍然存在；各教育阶段和环节难以沟通和衔接；企业急功近利，不愿花费大量的教育与培训费用；社会在用人制度方面看重学历、文凭，而不重视资格、能力、经历。从人才招聘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喜欢聘用现成的不需培训的专门技术人才，而不愿录用刚出校门的大学生。这多少暴露出学校教育与企业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上述做法与终身教育的要求相去甚远，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对终身教育提出了各方面要求

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解，不同国家、不同学科有各自不同

的定义，但基本含义和核心思想是一致的，就是既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其具体内容，涉及作为基础的经济持续发展，作为条件的生态的持续发展和作为目的的人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以及这三方面的协调统一，它要求人类在发展中讲究效率，关注生态和谐，追求社会公平，最终达到人类自身的全面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终身教育参与解决面临的三大难题：贫困、人口增长、环境恶化。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三大威胁，是社会全面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是对人类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的重大挑战。三者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而教育水平的低下则是这个循环怪圈的源头。有关资料表明：文化水平越是低下的地区，人口数量增长越快，人口质量越难以提高。以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为四大支柱的终身教育体系，不仅包含着文盲群体迫切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同时也包含了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观念和意识，使学习者形成奋发向上的创业意识、基本的环境意识、人口意识和人类意识，这些意识的培养既可以鼓励贫困地区的居民对自然资源进行科学开发和持续利用，又可以有效地阻止普遍存在的某些短期行为，使消除贫困进入一个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之中。

（六）生活方式的变化 促使人们接受终身教育

终身教育是生存的概念，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争取生存权利，二是提高生存质量。而传统观念中，教育一直是为人们谋生而不是生存服务的。因此，当人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通过不断地学习，“谋生”不再成为生存的问题时，许多人便不知道如何去“生活”，特别是近年来，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影响着经济发展，同时也深刻地变革着人们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随着劳动时间的缩短以及

人的寿命的延长，闲暇已成为现代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闲暇时间内，人们不愿去承担社会责任，而是去满足个人需要，人们希望在不工作时身心仍健康充实，生活仍充满意义。因此，单纯为谋生服务的教育已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因为教育还要为人们提高生存质量而服务。终身教育就是这样一种崭新的教育，“从生存的重要意义出发，终身教育包括量新型的适应体生存所必须的方式”，因此，终身教育不但为人们学会生存提供谋生手段，使人们高效率地从事劳动从而提高社会生产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能使人们加快自身潜能开发，学会健康地休闲与生活，全面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人们的生活质量。

四、终身教育对教育发展的意义

终身教育的整合性使教育从思想到行为方式都发生根本性转变，带来了整个教育的革命。

（一）终身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哲学

终身教育是对教育理念重新审视、对教育思想重新清理的结果。它是对教育的全新认识，是全新的意识形态，终身教育形成是一种新的教育哲学。根据这一教育哲学，教育不再是学校的同义语，不再是获得知识的宝库，不再是累积知识为生活准备，而是为了建立一个不断演进的智力体系——学会生存。教育必须以造就具有新的生存价值和生存能力、能够解决新的生存问题的人为目的。文凭不再是局限于认可一生利用的知识，而是认可能够获得新鲜知识，在革新过程中能够积极参与或至少能够适应变革的一种潜力。人只有掌握三本护照——一本是学术性的，一本是职业性的，一本是事业心和开拓性的——才能适应和通行于现代

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各级各类教育改革都把实施素质教育作为目标，正是体现了终身教育的思想。

终身教育改变了传统教育的定义。成人教育专家戴夫在《终身教育的概念特征》中提出，终身教育开始于生命之始，终止于生命之末，包括了人的发展的各个阶段及各个方面。这就是说，教育贯穿于人的一生的各个阶段，人的一生各个阶段也都需要教育，没有理由也没有根据认为只有某个年龄段是用于教育的；尽管人的一生可能有若干时期需要作出特别努力进行学习和训练，也可能某个或某些时期对学习更为有利，但人们在一生的多个阶段都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接触和学习许多智力、体力方面的知识技能，教育是一个统一性和连续性的结合。戴夫认为，终身教育在范围和服务对象上的总体性和普遍性、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集中提高学习者终身学习所需的个人特质等方面，与传统教育都有着显著的区别。

按照传统教育的观念，教育就是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就是教育。以高中后教育为起点的、并以博士教育（包括博士后）为最高级别的传统大学教育，是教育的终结点；一次教育可以管人的一生。除此之外的教育形式，要么被排斥于教育之外，要么被列为非正规的、非正式的教育。从教育史考察，我国的私塾可谓最古老的教育雏形。从近代教育开始，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提出了班级授课制，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学校教育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已经并且将继续存在，它作为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主体与支柱也决不会改变。但是，从大教育、现代教育、终身教育看来，教育决不仅仅限于学校教育，学校教育也不可能是教育的全部。学校教育不过是整个教育全过程中一个相对连续的阶段和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是初始的或基础的阶段。那种简单化、绝对化等同观，即守旧的传统教育观，是应该被时代

所摒弃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终身教育既不是传统的学校教育的简单延伸、简单叠加、简单重复，也不排斥学校教育的存在与价值，而必须内在地包含并以青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为基础，是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的一种教育。人们会懂得终身教育的概念是圆周式的：只有当人们在儿童时期受到良好而合理的教育，这种教育以实践生活和需要为基础，又为社会学、心理学、身心卫生的研究成果和数据所证明，他们才可能有名副其实的终身教育；但是，除非它有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否则就不能完成这样一种教育。可见，现代以至未来的社会，在终身教育看来，成人教育有着更为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以教育内容的丰富性、教育对象的广泛性、施教范围的社会性、价值判断标准的多元性以及学习形成的个别化、多样化为主要特征的成人教育，才是教育的正常顶点和终点。

（二 终身教育的社会学意义 促进教育社会化和学习社会化

终身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促进教育社会化和学习社会化发展的过程。

终身教育的本质要求是学习化社会。从教育社会化发展到学习社会化是一种必然。学习化社会是全民学习意义普遍形成的社会，它必然经历教育社会化向学习社会化的发展过程。所谓“全民学习意识普遍形成”，即终身学习必须是自愿的，否则终身教育会成为压迫的工具。学习机会均等、学习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群体和社会、最佳的学习环境、最优的学习理论的形成和应用是学习化社会形成的标志。这里所说的“学习”并不意味着一种自发的、日常生活中本能的学习，而是有目的、有计划地贯穿整个人生的那种认真选择、目标明确的学习；这种学习不仅单独存在于学校或类似机构中，而且也出现在工作中、娱乐场所中、家庭